

謝 辭

二十年了，從七十九年(40歲)進碩士班，到九十九年博士班畢業，這條學術之路真的很漫長，也很辛苦。碩士班時，還算是精力充沛的壯年，每天除了學校的教學與註冊組長的行政工作之外，還能有些多餘的精力與時間完成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九年(50歲)，在開南商工前任許書璟校長的鼓勵與寬容之下，又進到博士班繼續進修。這時，除了擔任教務主任的日常公務更為繁忙外，精力與體力也大不如前，尤其九十七年起接任校長一職，校務行政更形沉重，幾度想要放棄。但是「放棄」，畢竟不該是為人父與為人師的自己應有的態度，也不是自己為人處世一貫的原則。

因此，雖然波折不斷，在恩師王吉林教授的鼓勵以及幾位好同學的勉力協助下，雖然比其他同學多花了近一倍的時間，總算完成了這篇論文。本文得以完稿，首要感謝的非王師吉林莫屬，若非王老師從命題、大綱到寫作過程中的悉心指導，不可能有本文的誕生。初審與口試中，任育才老師以其深厚的中國醫學史背景，為本文在醫學部份的觀點，提供了寶貴的意見；陳登武老師則提供了關於唐代巡迴醫療體系、謀殺與巫蠱問題的相關意見；邱添生老師對於論文結構與指導相關論文研讀等細節；桂齊遜老師則為隋唐時期整個社會概況與咒禁療法間的連結提出了筆者未曾思考過的論點。

此外，在本文撰寫與初審、口試的過程中，幾位碩、博士班的好同學，如陳逢申、劉明憲、劉傳暘、鍾佳伶等幾位，除了持續的給予關懷與精神激勵外，更協助資料的收集、概念的連結、初審與口試中委員意見的紀錄與整理等等。而開南商工前任許書璟校長於退休後的關鍵兩年當中，在筆者幾乎放棄的同時給予鼓勵，將筆者從半途而廢的深淵前拉了回來，都是讓本文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功臣，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要感謝的是內人楊秀鳳與林宜盈、林忠慶兩個小孩，是他們讓筆者在這段漫長的求學生涯中有了繼續下去的動力。尤其是內人，沒有她的鼓勵與包容，讓筆者無後顧之憂，這段求學的歷程是看不到終點的。有了他們的陪伴，求學過程雖然辛苦，但同時也體會到，讀書真的很快樂。本文的完成，不僅是一個結束，更是一個開始，在接近耳順之年的此時，更能體會到，能為了興趣而讀書，是種莫大的幸福。